

SUSIRAJA 2

Uhanalainen



狼之溪 2

危机四伏

[芬兰] 艾莉娜·路易安依/著 劳燕玲/译

Elina Rouhiainen



SUSIRAJA 2

Uhanalainen

狼之溪 2

危机四伏

[芬兰] 艾莉娜·路易安依/著 劳燕玲/译

Elina Rouhiainen



版权登记号: 01-2014-63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四伏/(芬)路易安依著;劳燕玲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43-3278-0

I. ①危… II. ①路…②劳… III. ①长篇小说—芬兰—现代
IV. ① 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22256 号

Copyright © Elina Rouhiainen, 2013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Tammi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ammi Publishers
and Elina Ahlback Literary Agency, Helsinki, Finland,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危机四伏 UHANALAINEN (#2)

狼之溪 2

作 者 艾莉娜·路易安依(Elina Rouhiainen)著
译 者 劳燕玲 译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278-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幕

恐惧，无法形容我心中的那些感受。

两个身影破裂的在天空下厮打。当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扑向对方，我能做的只有在一旁看着。一个，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另一个，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不移的斗志。我看不清楚，他们哪一个身居优势位置。他们的拳打脚踢将天空中倾泻的雨帘劈成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圆弧。这样的动作甚至不应该发生的可能，而且他们不是人类。然而这些，我见证的，绝不平凡：就连四周在场的狼族成员也显然不知，是否可以相信眼前的场景。一部分的狼人用嗥叫表示对精湛动作的赞许，而我则是无声。虽然雨水试着想闯入我的双眸，但我眼都不敢眨一下——大雨让大地成为它极为不靠谱的盟友，每时每刻，任意一个，都不能失误。失误，将导致他们其中的一个占上风，另一个将会被杀掉。

而这很有可能将会是我的结束。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1
清晨的太阳正在升起。	
第二章	16
我醒了。过了好一阵子，我才明白过来，哪里？	
第三章	29
尼克的时装表演（我阻止自己在任何情况下想自己的事情）将在 这个星期的星期六上演。	
第四章	46
“什么……”我张大嘴巴。我来不及把它闭上。	
第五章	60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	
第六章	80
尼克牵着我的手开始离开那个地方。	
第七章	96
直到相机里的胶卷拍光以及心烦意乱的逃避把自己走得半死之后	

才打算回木屋。

第八章.....	112
----------	-----

我等了十秒，二十秒，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第九章.....	131
----------	-----

第二天早上尼克送我去亚斯卡那里。

第十章.....	147
----------	-----

我等待着他们的反驳。

第十一章.....	162
-----------	-----

清晨米卡尔第一个出去放哨。

第十二章.....	182
-----------	-----

就像妍妮答应我的那样，她把我送到第一个十字路口。

第十三章.....	198
-----------	-----

“就是这里吗？”

第十四章.....	215
-----------	-----

“边防站警察！”

第十五章.....	232
-----------	-----

我被猛地从背后按在了地上，我看不见是谁攻击我。

第十六章.....	252
-----------	-----

我抓紧猎枪。

第十七章.....	271
-----------	-----

很多天过去了，我连米卡尔的影子都没看到。

结 语.....	291
----------	-----

第一章

清晨的太阳正在升起。街上时不时地看到一些人，但是没有人很匆忙——与此相反，没有人特别打算往哪儿去。一对男女坐在有轨电车的车站座椅上，一群幸福无知的海鸥们围着他们咿咿呀呀地喊叫。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股烧烤食物的味道。远处的几个街区传来阵阵乐声和笑语。

家。此刻，我热爱赫尔辛基卡里奥区的程度比我认为的更多。

尼克大发牢骚地叫着：“这可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明白了没有？以后这不会是固定的习惯。”

我低头暗笑。他真的是咎由自取。“那下次请你想清楚一点，你送我什么作为生日礼物吧。”

尼克怒了，大吼了一声。这一次，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并且把缠绕在他脖子上的双手绕得更紧了一点。

几个星期前他宣称，一个女人，整晚不能穿着高跟鞋纵情狂欢的，不是女人。然后他从身后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递给了我。

我满十八岁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由于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家，所以庆祝生日活动推迟了一些时间。刚回来的前两个月我们住在朋友家的角落里，并且那时我还不太有信心是否能把我的家要回来。

尼克给的盒子里露出一双亮绿色的高跟鞋。我没有特别地惊讶，因为尼克已经开始在高级鞋店里打工，不过当我发现他在蹑脚地掩盖他的兴奋时，我意识到他或许没有依靠员工折扣价买了这双鞋。

“哇哦，真的好漂亮。和普通商场里卖的的确不一样。”我说道。

尼克接下来的活证实了我的怀疑是正确的：“这是我自己亲手设计的。我们的老师认识一位定做鞋子的鞋匠，我必须为你把它做出来。”

换句话说，尼克为这双鞋付出了非常高额代价。

“毫无疑问是双美鞋。”

昨天晚上我总算接受了尼克的高跟鞋挑战。我们两人一起出的门，然后等到我们已经完全搞不清去过多少个酒吧之后，在一家俱乐部用跳舞结束了我们的庆祝活动。我纠正一下：是我在跳舞，而尼克，他自称是在做“艺术性的即兴创作动作”。最终结局是，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的双脚疼得不行，只能让尼克背着我回家。

六月底了。过去的几个星期看起来，未来毕竟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好运。不仅仅是给我带来了好运，也给尼克带来了好运。他一边打工，一边就读一所私立艺术学院为考生们准备的艺术大学服装设计系的预备班。当他告诉我决定申请明年春天赫尔辛基阿尔托艺术设计大学的服装设计系时，我非常高兴。尼克的确有天赋，虽然他在遇见我之前他的努力曾经无人欣赏，但我能保证他迟早会进入这个学校。我不是什么时尚服装专家，可我一生热爱视觉艺术。艺术从一开始就把我们两个安排在了一起。

从一开始，我就一直不能相信那些事情是真的。

去年秋天之前，我除了住过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卡里奥区以外，还没住过其他地方。我甚至根本没想过会去其他地方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很气馁，命运会把我安排在奥卢省的凯努区。

一切事情都从我妈妈的过世开始说起。我的妈妈，她是我唯一的亲人。经过最初的震惊之后，事实已明朗，由于其他候选监护人资源缺乏，我必须搬到狼山镇妈妈的哥哥那里去住。在那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有个舅舅。自打我出生起都一直认为，妈妈和我一样生在赫尔辛基。我被告知，妈妈在青少年的时候和她家里人大吵了一架，所以和她的哥哥断绝了来往。妈妈把狼山镇的一切抛诸脑后，她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同意搬家的安排，最主要原因是我想搞清楚妈妈的过去。我从未想过，

她会欺骗我，关于她的人生，也包括我的人生。对于舅舅亚斯卡，就更不用说了，我感到可疑。

然而，渐渐地我意识到，他不是唯一有理由使我感到关系可疑的人。很快，镇上的每一个人都让我感到隐瞒着什么——甚至那些我最关心的人。当最终我得知真相时，我已被迫卷入一场游戏中，它的全部内容在我离开小镇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才开始弄明白。

除了冬天的一切不幸以外，我的人生在这几个月内过得还是不错的。惊奇的不错。这大部分得归功于我亲爱的故乡。成为了成年人之后，我收回了自家在卡里奥区第五条街道上的房子，我和尼克终于变成了室友。我想念赫尔辛基，并且有些惊讶地发现，它也想念我。我原先的高中同学们都很欢迎我回来，天气对我们在五月中旬也有一定的照顾。我喜欢赫尔辛基，我更喜欢它的夏天。好多的市场、咖啡店的露天阳台、海滩和冰激凌小卖部。好多的游客。好多的音乐会。总是面带微笑五彩缤纷的人群。我很高兴终于能把原先的一切拿回来。

较大的一部分功劳还得归功于尼克。当想忘掉过去的时候，他是那个正确的陪伴者。

“你还醒着吧？”尼克问道。

“是啊。你在想我吗？”

“不是。我是在考虑，是否应该把你给丢在地上。”

“唔，别开玩笑啦。你是狼人呀。你甚至应该吃得消背着我这种柔弱女子在地球上遨游一圈。”

“你柔弱？谁告诉你的？”

“喂！”我抗议。

“别满大街的嚷嚷我是个狼人好吧。”

“别担心。如果有谁听到这话，他一定会认为我喝醉了。”

“你是喝醉了。”

“大概是有点吧，”我承认，“但是我有权喝醉。而且我是你的房东小姐，

我有权把你踢出去，如果你不配合的话。”

“我保证你是唯一强迫她的房客从酒吧把她背回家的包租婆。”

“因为你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唯一的房客。”我趴在他的身上几乎能看穿他的后脑勺，他怎样向我翻白眼来着。

对我，在赫尔辛基生活当然基本很轻松。我回到了以前的学校，和以前的熟人见面。对尼克，赫尔辛基是完完全全陌生的。他没参加去年的高考，所以没能带上今年的高中毕业帽。因此，他现在无法申请任何大学。他离开了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奶奶安妮，摆脱了他的酒鬼老爹的纠缠和一切那些从没接受过他的镇民们。

然而实质上他离开那里的原因是因为我。我曾经花了一段时期诱惑他和我一起搬到赫尔辛基，不过最终的离开让我们自己都感到完全出乎预料。曾经发生了一些一瞬间改变了我的人生、也同时改变了尼克人生的事情。我拼了命从小镇逃离。我恳求尼克和我一起离开，即使他对狼山镇或镇民们并没持有特别温暖的感情——女性化的行为和艺术在那个镇上不太会有时髦的趋向——但是这依然是他的牺牲。这是我永远会感激的牺牲。换句话说，他得违背之前一直支配他人生的：狼族。

尼克是个狼人。几乎全部狼山镇的居民是狼人——偶然的暴露在了我的面前的事件，导致了我遇见人生中最美好的一部分和噩梦般的一部分。

我得承认，尼克适应新生活的能力比我预期的要强好多。他没感到困扰，他独自生活在人类的中间——一般情况下狼人会感到他们离不开狼族。我通过艰难的方式，学到了一些我人生中从没学到过的狼人社会规则。狼族中没有民主选举，更别提有男女性别平等。我依然想不明白，狼族是如何接受尼克和低一等级的狼人们的。

根据尼克的说法，不是所有的狼人都属于狼族的成员。芬兰只有一个狼族，它位于狼山镇。少数一些狼人居住在狼山镇的其他区域，他们是在某个时间得到了狼族的许可离开了狼山镇。尼克是唯一没有经过批准擅自离开的。

我们总算从波尔坦路转到了第五条街道。街上异常冷清，甚至附近的卡

乐乎公园也没传出什么声音，顿时我觉得好玩，畅想起要是尼克说，如果我们继续玩到晚上——或者更久一点——再围着公园绕个两圈。想着想着我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又怎么啦？”

“别问，如果你不想知道的话。”

在我们离大门的楼梯口还有十米远距离的时候，尼克突然停下了脚步，身躯变得僵直。我已经习惯了他有时会嗅到一些我和其他人类察觉不到的东西。我刚想问他，他嗅到了什么的时候，我已意识到，已经不需要他的帮助。我的眼睛已经足够。我们的前面有个人。

某个，我本当永远再也看不到的人。

某个，我在任何地方都能认出的人。

米卡尔。

只是，越远地看着他，看上去越不像他。他光着膀子只穿了一条裤子坐在大门前的石阶上。虽然这样子司空见惯——卡里奥区引人注目的方式需要花费更大力气——我知道，他没穿上衣是有很好的理由。

然而，最令人担忧的，是他凝视正前方的方式。他的目光看上去……呆滞无神。双眸中完全失去了我一直习惯看到的，那种即使当他没让任何人服从他，不经意之间也存在的深邃感。

我的大脑慢慢地闪起了所有的担忧信号灯：乱七八糟并且变得实在太长的黑棕色头发。依然运动形的身躯，但与以往的差别是：原先明显充满着力量和速度，而现在看起来像是刚跑完马拉松全身的力量已耗尽。他的皮肤很苍白，这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因为前三个星期太阳的照射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停止过。而且米卡尔喜欢花尽可能多的时间在外面。

我从尼克的背上慢慢地滑落下来往米卡尔的方向走了几步。我迟疑了一下。大脑的转动速度明显在加快，接着突然反应到，我现在穿着是啥样子。尼克的高跟鞋，网状的连裤袜，和一条现在才发现趴在尼克背上之后被弄皱的百褶短裙。我慌忙想把它拉直。可恶，谁会穿着短裙趴在其他人的背上？

尼克应该阻止我一下的。

米卡尔抬起了目光转向我。我马上忘记了所有的那些我不应该直视他的双眸的原因——他是阿尔法，狼族中最高地位的狼人，要找挑战目标也别傻得去找他——我让自己沉沦在他的双眸给我内心带来的沸腾之中。这一时刻，他的双眸有了所有的刚才缺少的能量。如果我有能力思考的话，我应该明白为何我轻松地叹息：起码米卡尔还没遇上不可逆转的损伤。他还是米卡尔。然而这时，我没在思考，我只是在感觉。我的心跳不断地在加速，我能听到自己急速呼吸的声音。突然间，我的精神比整晚的时候、跳舞的时候、品酒的时候和回家路上哈哈大笑的时候更加振奋，更加充满活力。

不过很快，真实的情况把我拉回了现场。如果我花了很多时间锁定他的目光，那他也在用同样的时间观察着我。就像我之前注意到他的状况那样，他现在也一定是看到了我全部细节方面的情况。一条腿上的连裤袜抽了丝。这时候的晚上——或是早上——眼妆毫无疑问已经花掉。打结变成鸡窝的头发。我往常的样子要比现在好看得多。而不是：阳光看到过我更好的版本。最重要的是米卡尔应该闻到我喝过了酒。他对我喝酒从没说过什么，但是始终有某种声音在暗示我，他不喜欢那样。或许那就是我内心的声音吧。

他的表情没有显露出什么，片刻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地方。我的心顿时被扭得好疼。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对我是什么想法——可恶，我甚至不知道，我对他是什么想法。唯一的，我能确定的是，他曾经是我的什么。

米卡尔，我的初恋情人。他那双迷人的双瞳，就像我第一次看到的那样让我着迷——先是金黄色的狼眼，然后是蓝色，同一时间冰冻和燃烧。命运决定了让我到狼山镇的第一天与他遇见。在我最脆弱的那一刻他找到了我，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他帮助我重拾对人生的热爱。他成为了我人生的一部分，他给了我存在的理由。某段时间我曾经很幸福，我从没相信过那会是有可能的。我还是不能相信那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米卡尔是狼族首领的儿子。首领，拥有着决定狼族全部成员命运的权力以及半个狼山镇的资产。首领，是让我一直做噩梦和把猎枪放在床

下面的原因。

不，事情真的没有在我们之间进行得很顺利。

尼克是第一个张开嘴巴说话的那位：“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马上知道，尼克不是太高兴看到米卡尔。尼克从来不是米卡尔的朋友。

米卡尔没有回答。片刻看上去像是他在琢磨如何答复这个问题。不过，要么是他没有找到答案，要么就是 he 不想把答案说出口。

我决定用简单点的方式试试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啊？”

他扬起了眉毛：“我知道你住在卡里奥区。第五条街道。”

是的。这真是个好简单的问题。“然后你就跟着气味来到了正确的大门。”我猜是这样子的。

“或者他也许能用其他方式判断，因为这栋楼的门铃边上写有奥亚和叶斯卡莱宁的字样。”尼克用干巴巴的语气说道。

“毫无疑问，这帮了很大忙。”

“我说吧，我们应该取个假名。伏特加和司木露。”

我咬了下嘴唇。我真希望尼克可以善罢甘休。“你是不是在这里已经等我们很久了？”

米卡尔耸了耸肩。“我不太清楚。前段日子时间变得很奇怪。”

我想不出任何绝妙好词，尼克也是。米卡尔还一直坐在石阶上，当沉默开始蔓延时，我明白过来我们的姿势排列对两个狼人来讲该有多么的不自然：米卡尔的身份是最高等次的，而尼克还依然站在和他同样的高度。低等次身份的狼人，就像是尼克，必须在阿尔法狼人面前低头。尼克仍旧纯粹固执地站着。虽然米卡尔没有显示出他对这个情况有什么不满，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会发生某种事情。

这时我的暴脾气立马就上来了。傻瓜式的狼人权利游戏。这不是我第一次当外交协调员的工作了。当某个美丽的日子我厌倦了调解工作，就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自相残杀吧。事实上今天有可能就是这个日子。

“是啊，没错，莱依莎，”内心深处的我在说，“你宁愿斩了自己的一只手也不会让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当然这话一点都没错。

我叹了口气。“大家都上楼吧。”

两个男孩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爬上了第五层楼梯。到达家门的时候，我已经彻底累垮，花了好一阵子我才把钥匙插入锁中。我把家门推开，第一个走了进去。没有准备热情款待他，但是我迫不及待地把脚上的鞋脱掉，然后检查我有没有没把脏衣服乱扔在客厅的中央。

没有。除了几件衣服散乱在沙发上，一些餐具还留在桌子上以及厨房间乱七八糟，除此之外我们家的状态总体上保持良好。我没有不喜欢我们家看上去什么样子：我很爱我们这个样子的家。妈妈那时候一直照料着我们的家，让别人没有丝毫疑问是什么样的职业人士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首先家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切都合理地搭配，保持协调，虽然有很多东西比较扎眼。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放着几卷墙纸，它们的花色是妈妈自己设计的。家具是从旧货市场和废物处理站弄来的。妈妈独自一人或者和她的工匠朋友一起把家具或多或少成功地翻新了一遍。墙上挂的图案和绘画数量同样多——大部分不是我的就是妈妈的作品。有一个墙面上挂满了照片。

我把灯打开，虽然还不太需要。太阳已经升到建筑物的位置。我把手提包扔在沙发上，然后转身看着两个男孩。尼克在脱他的鞋子，米卡尔在四处张望。我希望，我可以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我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你想要什么吗？比如吃的？”

“不了，谢谢。”

“或者T恤衫？”

“他应该是想告诉我们，他来这里干什么。”尼克说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虽然我没把想法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我感到恐惧。脉搏在加速，呼吸的气流也没来得及到达肺部那里。

我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就离开了米卡尔，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解释为什么是那个时候我离开了他，而一切应该是才刚刚开始。我曾经答应过等待，等我们能在一起。我曾经答应过和他一起战斗到结束。

只是结束比我所能想象的要来得更早。

将近四个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舔舐原先的伤口之后我付出了全力，让我忘记狼山镇上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最终我忘记了米卡尔。此时此刻，当我看着他，我感到离上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仿佛已经过了万年。我爱上他，也许只是花了一眨眼的的时间，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我知道，我欠米卡尔一个解释。他完全有权讨还。

不管怎样，他的出现告诉我，某些事情应该是发生了。

尼克走到厨房间的角落，打开了一扇橱柜的门。那是一扇没有油漆过的木门，唯一例外的是它底部的一些粉彩色的野生动物。大象。长颈鹿。斑马。我记得它们的顺序，它们都是我画的，在我八岁的时候。整个厨房间符合某种非洲主题。

米卡尔往前移动了一下，他站在我和尼克的中间。一段时间他只是凝视。然后他转身看着尼克，我没看到他的脸。他脸上的表情，让尼克变得一脸苍白。他说的也令我瞠目结舌。

“我爸爸失踪了。”

我的本能反应是：“什么？”然而米卡尔的表情显示，他说的是真的，我决定把我的话咽下去。米卡尔有他自己的尊严。他不会来，若不是情况变得很差。他不会来，若不是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丹尼尔·萨里，狼山镇的首领。整个狼族最强大的狼人。在这个国家。失踪了。

不，我真的不知道，这怎么可能。

尼克关上已经打开的橱柜门，抓住了它旁边的一个橱柜门把手。他从里

面拿出三个小酒杯放在桌上。然后他拿来了一瓶龙舌兰酒，往前两个酒杯里倒满酒。

“莱依莎？”

“不，谢谢。”我的声音几乎像是耳语。

尼克没有回答什么，只是把另一个酒杯推给了米卡尔。未等米卡尔做出任何动作，尼克已经把自己的那一杯喝干了。

我满腹猜疑地看着米卡尔抓起酒杯。他一口气把酒喝完，然后把空杯放回桌上。尼克同时又给他倒满。

我耐不住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米卡尔在还没喝完第二杯之前没有回答。“爸爸接到了挑战书，但是他根本没有露面。”

“他夹着尾巴逃跑了？”尼克狐疑地问。米卡尔的话对他比我意味更多的含意。我只能假设，问题是关于某件狼族的事情。

“于是马尔蒂给大家个解释。虽然这不可能是真的。”

“马尔蒂向他挑衅？马尔蒂吗！？”

“正是。”

我看到，尼克极为难以相信他所听到的。我瞥了米卡尔一眼，接着不只是仅仅瞥了一眼。一部分是由于他没有穿上衣。米卡尔不穿衣服看起来真的是帅呆了，我甚至不知道，在我们短暂的交往期间我是如何面对这些的。他的外表始终让我着迷。现在恐惧战胜了仰慕。我的眼睛找到了一切以前被蒙蔽的真象，而且是更加壮观地找到了。阿尔法，天生的统治者，他一般都会很好地掩盖他的弱点，但他现在并没有这么做。他一定是累了。非常非常地累了。

“你是怎么过来的？”我问道。

“我跑过来的。”

“整个路程？狼的样子吗？”

他点了点头。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尼克把话挤了进来。

米卡尔耸耸肩。“难说。我先去了俄罗斯方向的东面，接着我再走向南方。我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有一点我知道的是，我从没这样长时间地持续过狼的样子。”

“当你发现你老爹抛弃了你，你决定从狼山镇溜出来了？”

米卡尔挪动了一下。要不是我在狼人那里住过并且能看懂他们的肢体语言，他的动作不会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我能发现，他如何改变姿势，如何抬起头以及如何眼神变得尖锐了起来。这个告诉我，之前的猜测是对的：无论米卡尔遇到了什么，他狼人的部分始终很强壮，和以往一样警惕着。

“不是。他们六个同时向我扑了过来，我除了逃跑别无选择。”

米卡尔应该是下一任的首领，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不会在近几年马上发生，但是，总而言之，他是被从小培养，镇民都是他的群体，他会付出任何代价来保护他们。某人决定反对丹尼尔是事情的本身。同时这个主谋还想要除掉米卡尔，并且是用见不得人的手段。与丹尼尔相反，大家喜欢米卡尔。我很难想象，米卡尔现在是什么感觉。背叛？愤怒？

尼克像是在思索着什么事情。“你应该把你的痕迹消除了吧？”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尼克。”我阻止他。

“是的，莱依莎。我们必须知道，一群发怒的狼人们会不会来到这里。我们已经够麻烦了的。”

我知道，他想的是什么。我们在狼族中没有任何朋友，新的形势也不能把我们的情况变好。丹尼尔已经决定不再来干扰我们。然而，如果有谁发现，我们在掩护米卡尔，有可能这个和平就会消失。我和尼克两人是抵抗不了整个狼族的攻击。最简单的摆脱威胁方式是让米卡尔离开这里。

米卡尔摇了摇头。“我不相信他们敢来赫尔辛基。这太引人注目了。”不过，他看似连自己都不能完全确定。尼克立刻把握住了这个时机。

“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因为我们想脱离狼族，我们不介意你又给我们带